

題目：最後的打席

這是校際對抗，冠亞軍決賽的最後一場比賽。

「真是個關鍵的打席呢！」梧霖這樣想著，將加重環卸下，鬆鬆肩膀，彷彿想抖去扛在身上那股沉重的壓力，拎起火紅的棒子，緩緩離開練習揮擊的圈子，向打擊區走去。

這場比賽打到現在已經過了將近三個小時，現場雖然沒有如國家隊出賽時爆滿的球迷，也沒有職棒場上擊鼓壯聲勢的加油團或是穿著短裙的啦啦隊，但壓迫的感覺卻依然瀰漫了整個球場。

比賽已經來到九局下半，自己的球隊落後一分，隊友攻佔滿壘，但已經兩人出局，而敵隊也被這種情勢所逼迫，不得不縮小了內野的防守圈，企圖全力守下這代表勝利的一分。

「下一棒，L 隊第四棒，背號 7 號，周梧霖。」球場的廣播響徹了這個扇形的運動場，包括左右外野的空位和中外野的記分板，此刻彷彿都讓這樣的氛圍震懾住，讓回音在空氣中發出微然的顫抖。

待在這支球隊，已經有四年的時間了，梧霖還記得高中剛畢業，加入大學 L 系隊時的那個下午，看著前輩們在球場練習的情況。該怎麼說呢？畢竟只是系隊，說有多長的歷史和輝煌紀錄，都不足以讓梧霖相信眼前这支滾地球失誤連連，外野漏接不斷的球隊能有什麼太好的未來。

不過有球打總是好的，高中因為課業的關係被父母拒絕加入業餘隊後，梧霖已經受夠了沒有球打的日子，雖說偶爾還是有電視轉播或是現場的職業和國際比賽可以看，但總還是不能滿足他想回到球場的心情；好不容易，雖然也不是考上了很理想的志願，但總算在學校中有球可以打，梧霖實在不想放棄這樣的機會。

「你就像是一頭獅子，」芝樺曾這樣告訴他，「在平時雖然一付懶散的樣子，但在重要的時刻卻很可靠呢！」梧霖有時還會在夢裡見到她，這十年來，能讓他這樣魂牽夢縈的女孩，她是第二個。一直到她離開前，梧霖還一直認為大學時期或許就是這樣和芝樺走下去，甚至到畢業、到彼此可以定下來，但對一個年輕的女孩而言，這樣的擔子或許實在太重了些，在梧霖大三最紛亂、最繁忙的時期，芝樺選擇了離去。

如果可以，梧霖或許就不會告訴芝樺他有一個定下來的夢，或許他就會陪著她一起點燃她一直很想要玩的大型仙女棒；也或許他就不會每次都忘記在上摩托車時，替芝樺將腳踏打開，也不會再為了校園內的雜務而無法專心的陪她渡過一次完整情人節。

不過現在想這些都沒用，也不大重要，此刻站上打擊區的梧霖，感覺心跳動

得很不真實，或者該說有種心虛的感覺，畢竟這是大學生涯，在這支球隊中，最後的一場正式比賽了，比賽結束後，隨著球季的尾聲，他的大學生涯也將畫上句點。

但卻沒想到會遇見這樣張力強大的情況，這樣關鍵的打席。這也就是棒球比賽有趣的地方，在九局前沒有時間的限制，所以到九局的最後一個出局數達成前，沒有人能夠知道這場比賽究竟誰勝誰負。

人生也是這樣，通常不會有第二次機會。梧霖踏了踏已經被前面的打者們踩得鬆軟而凹陷的紅土，試圖讓自己可以整理出一片適合的落腳點，然後深深的吸了口氣，配合讓身體放柔軟的擺動以及手腕轉動棒子的動作，緩緩的將自己調整到最擅長的打擊姿勢，用一種武將出征前的氣魄，半斜視著對方的投手。

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這樣的時刻，當發現自己站在一個抉擇的關鍵點上，想進也不是，想逃也不行。旁觀者說得永遠比做起來容易，就如同對一個站在急診臺邊，面對槍戰中被匪徒擊中、生命垂危的警官旁的醫師說：「看過 X-ray 後，從對的部位下刀就好了嘛！」一樣的意思，如果那麼容易，醫學院在台灣就不用還得唸上七年，還不一定能考到執照了；而現在梧霖面對的情勢也差不多，只要一支安打或一個四壞球保送就好，起碼球隊就不會輸球，起碼他就不會成為眾矢之的，造成球隊的最後一個出局數，但用說的、用想的，總是比親身上場來得容易很多。

「Picher，Play ball！」想著，主審已做出了打席開始，投手可以投球的手勢。對方投手的壓力想必也很大，畢竟如果不能拿下救援成功，就得吞下敗投，而且是冠軍賽最後一場的最後一局，加上還是在投成滿壘的情況下，被逼著得和敵隊的第四棒打者對決。只見他的汗水沿著帽簷不斷的滴落，頻頻搖頭、點頭，和捕手溝通自認為最好、最有自信來面對梧霖的球種、球路和進壘角度。

強投和強打的對決，是所有球迷最喜愛的戲碼、是每個選手的夢想，但卻也是最可怕的夢魘，如同兩隻兇猛的鬥犬被放進同一圈柵欄中，就算沒有兩敗俱傷，也起碼有一方要敗下陣來。其實這也是雙方心裡都清楚的事，但那種恐懼的來源，並不只是來自於對方的強大或是氣勢，有些部分其實是對自己的質疑：「真的可以嗎？」「有這樣的能耐嗎？」「如果輸了該怎麼辦？」類似這樣的想法。

「你要相信自己，」璃羽都會這樣告訴他，「就如同相信我的存在那樣呦！」是的，女人總在梧霖的生命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或者該說，他這一輩子有一半的時間在尋找自以為失落的肋骨。

相信自己嗎？梧霖突然想起大二時校內聯盟的準決賽中，那一顆平凡無奇的左外野飛球，大概也是現在這樣的情況，對方兩人出局後，由第三棒擊出，向他飛來的小白球。

那個瞬間要忘記真的很難，球的軌跡和落點，場地內外的人們的表情，天空的顏色，風的溫度等等，都如同慢動作一樣，如此清晰且真實。

「Strike！」舉起右手，主審洪亮的聲音在梧霖閃神的這短短不到一秒的時間裡響起。球場上最忌諱的就是這樣，注意力一不小心渙散，便可能造成嚴重的後果。梧霖一驚，視線對焦回球場，剛剛那顆變化球計分版上的測速槍顯示 106 公里，落下的弧度很漂亮的大曲球，果然這時候會被球隊推出牛棚的投手是有起碼的水準，而且進壘的角度也很漂亮，在內角中低處，就剛好在好球代邊緣的位置，打這種球，假如出棒速度不夠快，揮空也就算了，最糟的是在這種滿壘情況下，擠壓成內野高飛球被接殺，那大好的反攻局面就給白費了。一邊想著，梧霖一邊喘了口大氣，向後退出打擊區。

大二那顆球最後落下的地方，還比得出大概位置。那天父親買給他的太陽眼鏡也斷成了兩截，其中的一半到現在還是沒能找到，就和梧霖不能瞭解那天，為什麼處理不好那顆甚至比平常練習時都還要簡單的飛球一樣，匪夷所思。

「可以的話，這輩子最好不要再見面，或者回憶之類的也通通都可以不要了。」這段話是璃羽離開那晚，在從高雄北上的列車裡說的。當她的背影消失在車站外頭後，梧霖只能一個人坐在深夜，台南鄉下那個不知道還有沒有班次的臺鐵車站天橋上，發現自己完全無法阻止自己任何一絲的脆弱，甚至連安慰自己的辦法都沒有，越是告訴自己沒事，眼淚就越是如同潰堤的堰塞湖，裝滿將近半輩子的無奈而再也不能承受那般，不斷流下。發現自己相信的是一場空的時候，人都會這樣吧？況且是鼓足了勇氣，不顧一切相信後才發現的一場空，那不只是失去一個女孩或是愛情這麼單純，感覺比較貼近失去了一個人生重要目標一般，茫茫然不知所措。

相信自己，在另一種角度看來，其實也只是好意的欺騙自己，並且要求自己相信別人聽來好笑，或是不可思議的善意謊言。

退出打擊區後，梧霖回頭看向三壘的指導教練，只見教練雙手一攤，應該是在問自己剛剛到底在幹嘛吧！梧霖摸了摸頭盔的帽簷，道歉之餘，也要求教練重新打一次暗號，沒想到教練又是雙手一攤，「不會吧！」梧霖窘了一下，教練這個手勢代表的意思是：沒有戰術。而沒有戰術，大概就是在告訴球員「你就隨便打個安打吧！」或是「全壘打牆後邊沒人守，你把球打過去好了！」，又或者再難聽一點，也可能是「管你是用滾的或用爬的都好，想個辦法給我把自己送上壘包去！」之類不用負責的話。

也對！這種時候還能有什麼戰術可以下達呢？敵方縮小防守圈，又是兩人出局，沒辦法使用強迫取分，短打戰術就沒有執行的機會；再說現在是滿壘，也沒空間可以發動跑者的雙盜壘，而且應該不會有哪個英勇的教練敢叫自己的跑者在

這種時候盜本壘吧？所以，除了信任現在站在打擊區上拎著棒子的打者外，看來教練團此時應該也已經無能為力了吧！

梧霖抿了抿嘴，轉頭再走上打擊區，擺出了一樣的打擊姿勢。這時也不是不相信自己的問題了，如同武松在景陽崗上遇見白額老虎時，他有選擇不和牠對打的權力嗎？

對方投手這次的暗號打得快了一點，看來剛剛一開始應該是照著他心中所想，順利取得了重要的第一個好球數。姿勢準備好後，梧霖一樣緩緩的轉動著球棒，「下顆球或許也是內角球吧！」，在猜測下一顆球路的同時，投手也做出準備動作。

這是一位左投手，高壓式投球法，最傳統，也最能將全身的力氣集中到球上的投球姿勢，他緩緩的將腿抬起，將左手往後伸展，右手舉高，像彈簧一般將自己身體的肌肉延展到達極限，然後瞪大雙眼，右腳順著左腳向前蹬的力氣跨出，彷彿將整個身體的力量射擊出去般，將球投出；同時，梧霖盯著朝自己飛來的小白球，轉動腰間的肌肉，右腳為軸心，左腳向前跨步，雙手握著球棒，讓右手挾緊腋下，準備揮擊，是要打內角球的揮棒動作；沒想到球在中途突然改變飛行軌道，以小幅度拐向外角，並因轉動而快速向下綴落，這是一顆下沉的伸卡球，眼看就要揮空，梧霖趕緊繃住右手肌肉，阻止球棒揮出，剛好停在快要出棒到達一半的附近收了回來。

「Ball！」主審的聲音又響起，這時由於梧霖有揮棒企圖，敵隊捕手便旋轉著手腕，嘗試要求主審詢問一壘審打者是否出棒過半，主審於是用手比向一壘，希望參考一壘審的意見，只看一壘審雙手一攤，「Safe！」，也就是梧霖並未出棒過半，此球數確定記壞球一顆。

「好險！」梧霖趕緊再退出打擊區，幸好剛剛煞車成功，要不然自己現在面對投手的球數就是最糟的落後狀況了。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總有那麼幾次，人都會覺得自己站在一個完美的時機點，「如果現在不做，那就沒有機會再做了吧！」產生這樣可怕卻在當下滿腔熱血的想法，然後不顧一切的把生命和資產當成廉價肥料一樣，用力的往自以為的福田大量揮灑；等到事後發現，原來不過換來一紙空白或一場荒唐，又懊悔不已，彷彿之前為什麼沒有這樣深悟痛覺一般。

其實機會並沒有什麼錯誤與正確的問題，好比剛剛那顆伸卡，看似直球的軌跡只是前頭欺騙打者的假像，但若能早在投手出手時便發現球不同於直球的旋轉方式，便還是有機會在本壘上空做出完美的揮擊。

沒有對與錯的這個世界，沒有誰能替誰負責的這個世界，就和球一樣，不斷不斷的一直轉動著。

球數形成一好一壞，梧霖看了看記分板上，測速槍跑出 135 的數字，犀利的一顆變化球，球質很不錯，最後進入捕手手套的聲音很清脆，表示尾勁很好，而球的尾勁好，也就意味著擊球的瞬間，如果沒有咬中球棒的甜蜜點，那大概就不容易形成長打，甚至有可能打不穿內野。

到目前為止的兩顆球，投手都不算是很正面的對決，似乎也有半試探性和梧霖這個四棒打者周旋的味道，真是聰明的選擇，畢竟現在硬幹，對誰都不好，與其如此，倒不如用這種方式，看看誰先沉不住氣而蠻幹，或者抗不住壓力而發生失誤，只要投打其中一方誰先出問題，那這場比賽就可能立刻分出勝負。

芝樺如果在的話，她會怎麼說呢？她總是喜歡在場下看著梧霖打球的背影，也不曾聽她抱怨無聊，也不曾有過和球隊爭寵的情況，她總是那樣溫柔的伴在梧霖的附近。

漏接了那顆球的夜裡，梧霖一夜無法成眠。凌晨兩點過半後，躺在身邊的芝樺已經睡著，並發出輕微而安穩的鼾聲，但梧霖仍舊無法閉上眼，因為只要眼皮閣上，下午的那顆球就又會出現，那個弧形漂亮的外野高飛球，一次又一次的，從四面八方朝他飛來，然後又一次一次的從他黑色雙塔排的外野手套中掉出，並落到了同一個位置。

這幾乎要叫他抓狂。

「那天我也很難過呢。」後來，芝樺這樣告訴梧霖，「但不是難過你漏接那顆球，也不是難過球隊最後無法進入冠軍賽。」芝樺伸手，摸著梧霖頹廢而蓬鬆的亂髮，「我難過的，是一直沒有原諒過自己的你。」她親吻他的唇，扣緊兩人的手，她喜歡奶茶，最討厭下雨。他們一起上過華山，但沒有去成東石；他們做愛，在那之前，也沒有想過要分開。

如果是這樣的芝樺在身邊的話，梧霖很想知道，她會告訴他什麼，其實這些年他很習慣有她在身邊，有她的體溫，有她的呼吸，他不只是愛她，在某種程度上，他也是依賴著她。

站回打擊區，這次大概會丟直球吧！梧霖心想，現在不是軟弱的時候，這種時候本來就不可能有人會對誰手下留情，只有三流的傢伙，才或在敵人面前擺出「請享用」的姿態。想到這裡，梧霖又握了握球棒，並微微的擺動自己的身體，讓肌肉適度放鬆；投手的動作和上一球一樣，如同一把精良的彈弓一般，完美的伸展自己身體的肌肉，把意志灌入手中的白球，用力朝本壘投出。「是直球！」在球一出手的瞬間，梧霖便發覺投手的意圖，並毫不猶豫的，將全身的力量灌注於球棒的前端，用老鷹般的眼睛盯住球的位置，豪邁的朝那裡揮擊，並且漂亮的擊中甜蜜點，將球體整個推擊往右外野的方向，球一直飛，並且在邊線附近，越過了全壘打牆，正當梧霖高舉雙臂，L 隊全對都將衝出慶賀的同時，「Foul

ball ！」只見一壘雙手往上一揮，判定界外球。

「安拜！太扯啦！這哪會界外？」總教練馬上飛奔上前，操著流利的台語和裁判抗議，並且做出誇張的肢體動作，差點就要被主審驅逐出場，好險後來被其他教練和球員拉住，才不至於發生這樣的慘事。

這種業餘比賽不像職棒或是大型國際賽那樣，有電視轉播，沒辦法看錄影帶來做判定，所以在主審召集了其他三位裁判，重新討論後，仍是尊重一壘審的判決，將這顆 142 公里，被打出牆外的速球判定為界外，記好球一顆，球數形成兩好一壞。

這一來一往，連外行人看都知道差別很大，休息室內的 L 隊員們更是叫苦連天。「這時候更不能亂了自己唷！」如果璃羽的話，應該會這樣說，梧霖站在練習區，看著這一場好像和自己很有關係的騷動，但心情並沒有什麼起伏，因為既然球賽還沒結束，他就沒有放鬆的資格，也沒有自亂陣腳的機會，現在的情況對他來說，一方面球數的落後是嚴峻，一方面卻也有優勢，因為剛剛那球是全場最快的球數，他既然能夠打得到，並且打出牆外，那就表示之後還是有機會，一棒定江山。

「Picher, one ball, two strike, play ball！」站回了打擊區，打得再漂亮也沒用，界外就是界外，主審宣佈比賽繼續的同時，梧霖也已經做好了打擊的準備。

這就是所謂上帝開的大玩笑嗎？當人們自以為就快要得到什麼的時候，硬生生的搶走他們的成果，並將他們推入一個叫做現實的漩渦中，沒辦法接受而沉淪在底下的，不知有多少曾是熱血青年和理想抱負的屍骸，唯有那些受得住考驗，仍能靠自己游出漩渦的人，才有繼續追求目標的動力和勇氣。

這不能算是挫敗，這也的確不是挫敗，比賽還沒結束，人生未到盡頭。柳暗花明，就算不是自己暗戀的桃花源，也應該不會是斷壁無底的大峽谷。

在梧霖心中，一直渴望能夠還給隊上一支冠軍獎盃。那年最後，球隊也在季軍戰中落敗，以殿軍收場，雖然已經是近幾年來隊上最好的成績，但總有股說不出的遺憾留在每個隊員的心中，就已經那樣靠近了，就差一個出局數。

幾星期後的隊聚，在餐桌前，梧霖實在也不知道該以什麼臉來見所有的隊友，尤其是待他很好的隊長和大四即將要畢業的學長們。那晚他喝了個爛醉，一直到醒來，都不知道是誰送他回家的。

但這些事璃羽完全都不知道，這六年的期間，他們幾乎音訊全無，一直到芝樺離開的前夕，璃羽才又突然的出現在梧霖的面前。那如果璃羽現在在身邊，她真的會如同梧霖想的那樣，安撫他受創而害怕，卻又不能認輸的心嗎？

投手似乎也受了剛才那顆界外全壘打的影響，投球動作做不順，感覺球也沒

有握好，形成明顯失投，是一記偏外角低處的壞球，還差點提前落地，變成「挖地瓜」的慘狀，要不是捕手接得漂亮，還可能變成暴投，兩隊比數可能就打平了。

眼看自己的投手慌了，投手教練趕緊請求暫停，走上投手丘簡單的安撫了投手的情緒，並且貌似和捕手溝通了些什麼，然後下場，比賽繼續進行。

梧霖在這個大概不到一分鐘的時間裡，也用暗號簡單的與教練團溝通，當然也是得到了沒有戰術的戰術指令，唯一只提醒梧霖接近好球帶的球起碼要打成界外破壞掉。

球數兩好兩壞，投手還有一顆壞球的空間，這時可能是以直球正面對決，也有可能再投引誘球來欺騙打者，這名投手在九下登板，到目前為止，梧霖觀察他大概也就前面三個球種，快速直球、大曲球和伸卡，其中最有威脅性的，就屬剛剛差點引誘梧霖出棒的伸卡球，下一顆很有可能是這樣類似的球路吧！梧霖心想。

之前都是看著學長們畢業，可能往上攻讀，可能在別處高就，每個人再回到學校，都和之前有不一樣的味道，成熟了，也滄桑了，曾經看似那麼遙遠的問題，現在已經擺在梧霖的眼前，就要換他畢業了。

該怎麼辦呢？要就業？要唸書？還是先躲到綠島去，過一段閒適隱逸的日子？如果要唸書，他想要往北部走，一方面想多看看外面的世界，體驗老歌中「向前走」的滋味，一方面也想逃離南部這個處處都是回憶的平原，如果可以，梧霖甚至不想再回到這個地方，因為回憶太重，已經到了快要提不動的情況了；如果要就業，他也還是要往北部走，只有北部，才有他想試的機會，南部雖說也不是沒有，但總是少了點，不到首都去，似乎有很多東西，會沒辦法經歷。

簡單來說，就是得往北部發展。但他做得到嗎？北部的學校，他考得上嗎？北部的工作，他爭取得到嗎？未來總是被人們說得到處都是驚奇和期待，但等到自己面對時，才發現故事總沒有別人說得那麼簡單而精彩。

就和這個打席一樣，對於每個運動員來說，這種機會，根本就是求也求不來的，完美的表現機會，只要一棒就可以幫助球隊獲勝，也可以證明自己的能力，但等到自己真正站上這種時刻的打擊區時，又有誰可以百分百確定自己一定可以幫球隊建功，而不是成為別隊勝利下的最後一個出局數呢？

這不就是人生嗎？總在尖銳而無法迴避的問題上進行決擇，總是要和最強勁的敵人，甚至是和自己對決，一次又一次，不想分出高下都不行，由不得你決定。

投手回身拿起了投手粉，在手上殿了殿，然後放回投手丘後方。投手粉有止滑的效果，所以果然是要用變化球對決嗎？「Play ball！」主審的聲音在背後響起，梧霖一樣斜視著投手，一樣的姿勢，一樣的氣魄。

投手舉起手，拉開了身體，全力將球投出。這顆球在出手的瞬間，梧霖便察

覺了它是變化球的投法，於是眼神盯緊外角，以心中設定伸卡的位置，跨出左腳，準備像前一球一樣全力揮擊出去；這時到了中途的球突然出現了不同的變化，這次不是往外拐，也沒有下墜，而是朝內角偏高的位置拐了進來。

「啪！」捕手接住球的瞬間，一樣是清脆的聲響。這顆球梧霖並沒有揮擊，應該說他根本是愣在打擊區裡，球路是完全沒有想到的，角度很漂亮，就算剛剛臨時想破壞掉，身體也因為準備好的外角揮擊動作，而姿勢走掉了，「完了！」梧霖心想，到此為止了嗎？記分板上顯示 129，這是一顆滑球，而且是投手在這局比賽中投出的第一顆滑球。

現在只能看主審怎麼判決了，這顆滑球進壘的角度很刁鑽，在內角高一點的位置，大有判好球的空間，而且就算想打也沒那麼好打，除非已經設定好要攻擊這個球路，否則大概也會變成本壘後方高飛被接殺或是擠壓成內野軟弱無力的滾地球吧。

最討厭就是這個時候，當自己沒辦法左右自己的命運，而必須被別人判定時，那種不確定、那種煎熬，壓力之大，就像是將一顆子彈裝入左輪手槍中，旋轉彈夾後，直接扣入槍中，對著自己的太陽穴扣板機一樣，就算只有六分之一的機會，但心中的恐懼是不能和這種機率成正比的；更何況現在的情況，有二分之一一個機會，主審可能做出「三振」的拉弓手勢。

雖然只有大概一秒左右的等待，但是這期間的等待，對全場所有人來說，彷彿有一整個世紀那麼長，L 隊都希望這是個壞球，另一隊也都希望那是顆好球，打者和投手間的微妙的氣氛在這時候到達了一種僵硬的情況，所有人都窒息似的，看向站在本壘板後的主審。

「Ball，inside！」主審判決的瞬間，梧霖似乎停止了的心臟又跳動了起來，這時才意識到自己已經冒了一頭冷汗，喘息的過程還能感到身體的顫抖，趕忙退出打擊區，調適剛剛過度緊繃的神經。

投手應該很失望吧！梧霖低著頭，用棒子撐住地面，這種時候，他突然有種不想再上打擊區的感覺，就這樣就好了吧？時間永遠不要往前，他可以就這樣躲過這次命運的捉弄，不用再提心吊膽，不用再擔心勝負，不用理會現在全場注視他的眼光。

「八搭！」主審要求他進入打擊區繼續比賽的指令在背後響起，清楚到連想裝沒聽見都沒辦法，梧霖想著，如果這時候他把球棒一扔，毫不猶豫的從休息室一路衝出球場，那應該可以算對這場比賽的完美逃亡，不用背負任何不屬於他的虛名，或是不應該是他一個人來扛起的責任。

真的可以這樣做嗎？真的沒有問題嗎？真的就這樣逃了嗎？能有個人對我伸出手救我嗎？「八搭！」主審第二次又催促了他，梧霖仍然沒有動作，只是低

著頭；逃嗎？能逃去哪裡？

回家嗎？那這場比賽，就不會有勝負嗎？

對你說會留下來的那些人，不也都離開了嗎？

逃了，然後呢？再逃往下一處安穩嗎？

安穩是逃得出來的嗎？逃可以安穩的逃嗎？

是不是每次都只是逃呢？開放式的結局並不是真正的結局！

逃是逃過比賽，逃過璃羽和芝樺，逃過研究所考試，逃離一個現實，

還是根本只是在逃離自己？逃離那個真正沒被自己原諒過的自己？

要逃到什麼時候？逃得好累，逃得好苦。

「7 號！」主審第三次開口，「如果你再不上打擊區，我就認定你蓄意拖延比賽，判你出局！」

「如果有些事真的放不下，那就不要放下，一起扛著走吧！」梧霖突然想起這句話，在那個鄉下車站的夜裡，他打電話想向誰哭訴卻找不到時，隨便找到的一組號碼的主人是這樣告訴他的，「就算是千斤的重擔。」他是誰梧霖已經想不起來了。

「安拜！我好了！」回頭對主審說，梧霖感覺體內的某一個部份似乎已經開始燃燒起來，沒錯，放不下，那就扛著走吧！逃，就像是一個美麗的謊言，為了它，必須再有第二個謊、第三個謊，直到事情已經不可收拾，再後悔卻也太晚了。既然它注定會後悔，那試著抓住自己的命運，似乎還起碼有個交代，因為試過，最少，不會後悔自己沒有試過，這就是球場，這就是人生！

他站上打擊區，再次踏了踏剛剛已經踩順了的紅土，放鬆身體，舉起了火紅的球棒，如同復仇的武將出陣般的眼神和氣迫，直逼投手丘上的投手而去。「Play ball！」頓時，全場仿若無人一般，只剩下打擊區裡的打者，和投手丘上的投手兩人，每一個細膩的動作，每一個粗獷的呼吸，都能被此刻將要對決的彼此，感受得一清二楚。

好像又回到了那個午後，球場上的一切都是那樣緩慢而鮮明的攤在梧霖的面前，天空的顏色、風的氣味，包括中外野計分板上國旗飄揚的聲音，都是那樣清晰。投手將左手伸入了手套中，握緊了球，高壓式的標準投球動作，如同力可穿石的良弓一般，彷彿將靈魂集中在那顆美津濃的牛皮白球上，向本壘投射而出。

是直球！梧霖的直覺這樣告訴他，他左腳向前跨出，轉動了下半身、腰部、雙肩和手腕的肌肉，將全身的力量聚集在球棒的前端，猛力揮擊出去！

剎時，他想起了芝樺的臉和璃羽的眼，想起高雄車站的人潮和後壁車站的天橋，想起畢業的學長和大一的學弟，想起台北和綠島，想起研究所的考題和教科書上的答案。

「鏗！」清脆的聲音，在梧霖擊中球的瞬間響起，這次擊中球的感覺，和上一次被他打出場外的那顆界外球非常相似，但看著小白球直直朝著中外野計分版飛去的軌跡，梧霖心想，這次應該不會再飛到標竿的旁邊去了。